



曾4
門號卷
199
9

南楚新聞

唐 尉遲樞撰

薛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道途往來絕糧遇一舊識銀
工邀昭緯飲食甚豐作詩謝之曰一樸擅羹羊也數十根
破盤中更有紅鱗早知文事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
荆南孫儒之侃斗米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絲得一合一
撮謂之道場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唯煎米飲之亦可
稍充腸胃

孫暉日走報馬入孔子廟觸倒香官兩個

南楚新聞

二集

李贛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漆一畫成虱字及寤
曰虱者蟻也及改名舉登科

百粵人以蝦蟇爲上味先於釜中置小芋俟湯沸投入
蝦蟇乃抱芋而熟謂之抱芋羹又云疥皮者最佳切不
可脫去錦襖子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言於衆曰太孫
乃儋耳龍何懼賊乎

肅宗在靈武時鑄印徵兵文曰六合大同印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

聚觀亦爲祥瑞

德宗以播遷爲天命李泌曰天子造命不可言命

李泌謂盧杞小心乃姦臣之態

李泌未相時宿內院阿師旦起竊泌鞋送帝泌曰鞋者
諧也當爲弼諧事宜諧之

李泌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人家以青裳盛百穀果實
更相饋遺務極新巧宮中亦然謂之獻生子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
不徇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

言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溲身於溪河返其
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庶翁其顛倒有
如此

王凝侍郎按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不知
何許人將赴所任抵於湘川謁凝凝召預宴于賓佐王
啟凝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遽問曰既是吾
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謂左右曰促召郎君來
遂巡其子至凝詰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
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則受以從姪之禮

因從容問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罷職北海監院旋有此
授凝聞之不悅既退凝復召其子謂曰邇來王君資歷
頗雜的非吾之枝葉也遂徵屬籍尋其派乃有通郎已
於某年某日物化矣凝睹之怒翌日廳內被僕招之王
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
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誤受君之拜今謹奉還遂拜
之如其數訖二壯士退乃命坐與餐復謂之曰當今清
平之代此後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
慚赧飲食爲之不下斯瀕蹶蹶而出

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萬言一覽畧無遺漏常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來獻成式命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戶但開一牖方纔數寸亦緘鐳之時與近親闚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也其博識如此

魏公崔相鉉元畧之子也爲重兒時隨父訪於韓公滉滉見而憐之父曰此子邇來詩道頗長滉乃指架上鷹命詠焉遂命箋筆畧無佇思曰是進日天邊心性架頭

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絲人滉益奇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大歷三年侍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大中咸通之中時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罷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拙大初李石鎮江陵卽爲戎卒一日拂袖而去旣入京登上第俄昇翰苑李未離荆洛崔旣秉鈞衡李乃馳箋賀之曰某早拜光儀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蓬拜節西秦思賢方詠于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

啟會陪樽俎之歡將暮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隣部
喜溢轅門豈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隲
之詞也播於衆口

關圖有一妹甚聰慧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語同僚
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高居江陵有嵯賈常
某者囊畜千金三峽人也亦家於江陵深結托圖圖亦
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殂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
紀而畧曉文墨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
讀書習一十餘年才學優博超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

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修
云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岐路五湖東名懸桂苑一枝
綠鱸憶松江兩棹紅浮世到頭湏適性男兒何必盡成
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
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篋笥
重於師劍門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場帝悲物景也知
翰健筆時懷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聞人
慰所思修名重若此關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關氏自爲
文祭之時人競相傳焉

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咸
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聞鼙木是歲十一月十二日冬
至大雪凌晨有扣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
段少常送書來庭筠初謂誤發筒獲書其上無字開之
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驚出戶其人已滅矣乃焚香再
拜而讀但不論其理辭曰勸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
矣後世何云况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武子
成器自是井障流鸚庭鍾舞鵠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慨
慷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荆州牧段成式頓首後寂無所

聞書云韞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羣字耳溫段之
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傳乃庭筠婿也

太傅汾國公杜棕節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
匡謀以蠻寇大舉兵力不敵來奔既謁見公公怒其不
趨庭退而使吏讓之曰汝鳳翔一民也懷兩爲鳳翔節
度使汝今靡認桑梓也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
離中土太傅擁節之日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台堦此
日况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議也惶恐遣繫之發函與
韞相保云秦匡謀擅桑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韞以

宗國之元臣兼素有權恩遂奏請依例處置勅既降宗
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
冤枉無狀奈申訴非及但多燒紙墨當於泉下理之耳
行刑觀者駕肩接踵揮刃之際宗大驚驟得疾遂輿而
返俄有旋風暴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獄吏
發狂自呼姓名叱之曰吾已惠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
受用諸物舉體自撲而殞其年六月十三日殺秦匡謀
七月十三日宗乃薨將歸葬洛陽爲束身揪函而不路
欲殮之夕主吏覺函短憂懼甚又難於改易遂厚賂陰

陽書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兇就木之際若臨近
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待於別室及舉尸
就殮楸函果短遂陷折項骨而入焉無有知者及抵東
洛長子無逸相次而逝歲月既久其事稍聞於世議者
以宗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
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貿易往來者乾符初年有
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
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就悅烟花迷於飲博三數年後

用過大半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鸞閣
者門以白丁身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罹王
仙芝之亂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
其骨肉數日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
處于數間茅舍之下囊橐蕩空且夕以紉針爲業生之
行李間有一二千緡緣茲復得蘇息乃備舟與母赴秩
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岸有佛寺名堯率是夕宿
於斯結纜於大楠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卧
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稍工拽舟登岸僅以獲免其

餘婢僕生計悉漂於怒浪遲明投於僧室母氏以驚得
疾數日而殞生章皇馳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爲之殯葬
且復贈遺之既丁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貧又無親識日
夕厄於凍餒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
往來舟船執稍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爲捉稍郭使君
自是狀貌異昔與篙工之黨無別矣

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
嬖焉爲左軍使一日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翼日無疾
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

幸蜀乃從令致扈駕止成都時令致與陳敬瑄盜專國
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於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
名利多賂德權以爲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爲官所捕乃脫身
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爲復州後
槽健兒與德權交相熟忽睹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
安無子遂認以爲姪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
請送李安効力益慕彼衣食耳尋獲爲牧守園人有識
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

咸通中有姓余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荆益瞿塘之
壩有白馬神祠余朱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
神語曰愧子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
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當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
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
久馭世也余朱驚問曰嗣君誰耶曰唐德尙盛客請其
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
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卽位
黔南軍校姓蹇者不記其初名性鯁直貧而樂所居隣

百類新集 九集
宣父廟家每食必先荐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蹇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愧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若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兼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賜賚復多數年卒於官

宣室志

唐張謂編

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衙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爲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爲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謫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海岱之間出元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元宗皇帝嘗

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元黃石，忽遇一翁，質甚妙而千度明秀，髭髯甚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卽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乎？卽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

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鬣，鼠嘶鳴，真虛苗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常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卽白於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獻之上。大悅，詔內閣，廢異其芻豢，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天寶初，有王黃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數輩，挈食會薰所居，既飯，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

測其由卽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幸君與
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
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伺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
果來拔劍斬之臂旣墮其身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
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蹤尋之直入里中民家卽以事
問民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
斷者焉方駭之薰具言其事卽殺而食之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涼府時有闖者甚謹
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口釗命巾紋繒絲帛百餘段

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卽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旣具釗命
笞於庭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率莫能制釗大異之
且訊其事闖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孩稚常以食
飼羣犬不知其他釗嘆曰犬尙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
施恩遂釋放闖者

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坐於堂之前軒見一元狐其
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黧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
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
日每晝坐輒有一元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
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
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
禮部侍郎

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
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後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
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
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卽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
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

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
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緡帛謝遣之
生曰自此當日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
不足往往狂語或笑或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
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魂已爲妖魅所繫今尙未還耳
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間日又有王生者自
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
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裴卽使見其子生大
驚曰此卽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

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卽爲病者耳王見高來亦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相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士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既而閉戶相鬪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

所出及暮聞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乃愈

元和中、有計真、家僑、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真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元然墮馬、而二僕、輓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曉、黑馬亦失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卽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真旣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已扃鍵、有小僮出視、真卽問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真請入謁、僮遽以告之、頃之、令人請客入息

于賓館卽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真坐久之小僮出口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沉醉不覺曉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客寧有間耶真媿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議論甚敏博真頗慕之又命家僮訪真僕馬俄而皆至卽舍之既而設饌共食食竟飲酒數盃而寐明日真晨

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卽留明日乃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欵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真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遇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真至大喜生卽詰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十日就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

景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尙崩於沙邱葬於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真叱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真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人握

生手嗚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言已歔歔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顧九稚子猶在以爲君累尙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仁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罪權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餘氣托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盡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讐得全支體埋之士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傷感咽不能

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斂葬之，制皆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間無所見，惆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繼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終無惡心。

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爲太陽普原尉，既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卽延人與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

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白此，每四日輒一來，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元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滯，隱跡叢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卽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生後至重陽日，有人以濃醪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下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卽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

宣寧志
忽仆于地化爲一老狐醉酹不能動矣瑗卽殺之因訪
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神將往歲成
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卽
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話其事時唐
太和初也

杜陵韋氏子家于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十
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
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爲里胥所
辱將訟于官幸吾子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諸邑墓雪

其恥韋諾之婦人卽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
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韋方舉卮會
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卽東走數十步化爲
一狐韋大恐視手中卮乃一鬪醴酒若牛溺之狀韋因
病熱月餘方瘳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
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紀綿遠慮有摧圯卽經費計工且
欲新其土木乃將毀撤旣啟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在地
蛇蟠遶如積搖首呿喙若吞噉之狀寺僧大懼以爲天

憫重勞故假靈寢於是不敢除毀

李林甫卽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常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元宗恃權貴爲人缺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庳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旣毀焉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能

毀焉未幾林甫沒籍沒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

臨淮郡有館亭河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椽突然勁拔陰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旣息其光亦閉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於是挈衣囊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遶其身冷如冰凍東不可解廻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卽奮身揮臂驕然有聲

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聞亭中腥若鮑肆
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
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汎揚
則浮屠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覲
家極贍有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旬餘莫窮其適
一日天雨霽郡民望見浮屠之巔若有人立者隱然絃
纈衣郡民且以爲他怪峴聞之卽往觀焉望其衣裝甚
類其女卽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見女也峴驚訊其事女

曰某向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甚詭異自屋上躍而下
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旣
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懼且甚其夜叉
率以將曉則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叉方去
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見辟退遠百
步不敢竊視及暮歸某因詰之何爲懼白衣者乎夜叉
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何故
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則
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

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必去而祝曰：某願不以太牢爲食。凡三祝。其夜必忽自郡中來，至浮屠下，望某而語曰：何爲有異志而棄我乎？使我終不得近子矣。從此別去。詞畢卽東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歸。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

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飢，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卽以少肉投於地，其手卽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無悔耶？其手卽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必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卽起而逐之。夜又遂走，不敢回。

宣寧志
視明日窮其跡於垣上有過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又果來既踰墻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夜又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外呼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且惡其見呼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
通州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

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訊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卽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以幽其祐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今歿之日此女當愈鄭君急發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鄭君使往驗令果以女疾愈之日無疾卒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家發常一口清晨忽委首于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國人怪之具白于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

吾馬力究誰之罪乃合扑焉圉人無以辭遂受扑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圉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圉人臥于廄舍闔扉乃于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廄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人乘馬而去過來既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圉人驚異不敢洩于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逮曉方歸圉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圉人乃結茅齋於墓

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圉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空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憂褐衣者曰慎毋泄泄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卽編于名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共笑語而黑衣者去及曉圉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肉誘其

宣寧志 四 二集
犬犬既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
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所謂
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
字也。韓生大異，命致犬于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
僮，已而率鄰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
前，發其墓，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于郡中。一
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
稱十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

其原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
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
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
爲生心故不可得也，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卽
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賣食詣郡中佛寺，飯
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
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
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
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

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游諸山谷中，盡能紹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笑。人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笑。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諱，故又以之遊于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脫塵俗，栖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菩提投崖以伺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捨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

仁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其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于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于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尙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旣食矣，當亦奉教。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

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且聞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妄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林景元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募爲衙門將，嘗與其徒十數輩馳健馬，執弓

矢，仗臂隼，牽犬俱騁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郿城之高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元鞭馬逐之，僅十里餘，兔匿一墓穴。景元下馬，即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上也，尅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本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元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元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即詬罵景元，默而計

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元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元焚之

吳郡陸顥家于長城其世以明經仕顥自幼嗜麪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既坐顥謂顥曰吾南越人長鬢額中間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

文物之元唯吾子峩焉其冠礪焉其裙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某願與子交歡顥謝曰顥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定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顥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餘羣胡又至持金縉爲顥壽顥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縉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顥不得已受金縉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問之偕來謂顥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米之徵尙致相賊殺者寧

有棄金繒爲朋友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願遂僑居於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願大驚胡人喜曰此君在太學中我未能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旣坐胡人挈願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於君耳幸望許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願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願曰若誠有之

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願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且見寶氣且天在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且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又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麵蓋以麥白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願卽以麵斗餘致前蟲乃食之立盡願又問曰此蟲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

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蟲，又金函局之，命顓致于寢室。謂顓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重輦金玉緡帛約數萬獻於顓，共持金函而去。顓自此大富，致園屋爲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顓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顓既以甚富，又素用閑逸，自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于銀鼎中，篝火其下，投蟲于鼎中。

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丹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上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顓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顓曰：「子隨

我入海中，慎無懼。顯則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惟意所擇。繼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顯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顯。貨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爲本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慧。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寤未熟，忽見軋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斫身於女之榻，懼爲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

益懼，且慮爲怪焉。因叱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吾心，謂吾爲盜，且亦誤矣。謂吾爲他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詩人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寤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卽命一金錐貫鏤於其末，且利鏗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繫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洽之。魅果善語，夜將半，女密以錐俾其項，其魅蹶然大呼，曳纒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

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蟪蛄，約尺餘，蹲其中焉。雖表其項，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即殺之，自此遂絕。

太和中，柳光者嘗南遊，因行田道，會日晚，悞入山崦中。松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貫，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于地，光即趨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只其水清澈，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

袖。詞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比其寢，我去其安。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元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能辨，其東平子光聞而異之。遂行出徑數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夫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則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

曰我棄其寢我去其處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者來也且唐氏之初至今果二百餘矣焯焯其光和和其始焯焯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焯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謂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始其和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元尾者敘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

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隱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卽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爲歌詩人頗稱之累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

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士真時爲武俊節度副使之威不敢以他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人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旣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醜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

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李袂疾去械獄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旣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曠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騾歸逆旅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

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心中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寤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醉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

請召而李某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旣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爲何願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愈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旣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若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旣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

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氏因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愛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

契胡僧之言也

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捷馬，獨驅出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久矣，迷失道，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慄然心動，卽匿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窸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卓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旣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

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得去不然且死於壁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卽去西廡下以避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曰空舍中

庭問之

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卽馳馬至洛且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齋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纈髻鬚近乃雙鬢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翺所因駐謂翺郎非見待耶

翽曰步此徙望山耳雙鬢笑降拜曰願即歸所居翽不
測即迴望其居見一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門外翽益駭
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帷幃錦繡
輝映異香遍室翽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
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
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翽相見坐於西軒謂翽
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翽懼稍解美人即
命設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翽
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

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翽曰某家
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有所
贈翽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烟深
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
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求贈幸不見請翽喜
而請美人求絳牋翽視笥中唯碧牋一幅因與之美人
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闈却
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翽嗟賞良久美人
遂顧左右撤帳轡命燭登車翽送至揮淚而別未數十

步車與人馬俱亡見矣。翱異其事，因貯美人詩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因步月悵望，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鳥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窻上蟲絲鏡上塵。旣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閨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卽駐車，使謂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翱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宏農。翱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

偕東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卽褰車簾，謂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翱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辭此一篇。翱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限，只爲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翱謝之良久，別去。絕百餘步，又無所見。翱雖知爲怪，眷戀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宏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

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元和中博陵崔毅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常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僮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垣下趨至榻前且謂毅曰幸寄君硯席可乎毅不應又曰我尙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毅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毅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鈎覽訖笑而謂曰旣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

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毅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穴中毅卽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毅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

德宗時獨孤彥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因泊於岸一夕步月登至一佛寺中寺不悉赴里民會去彥步遶於庭俄有二丈夫來一人身甚長衣黑衣稱

姓甲名侵許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曾名元
與彥揖小語其吐論元微出於人表彥素耽奇奧常與
方外士議語且有年矣至于元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
乃遇二人則自以爲不能加也竊奇之且將誦焉因再
拜請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爲門弟子其可乎
二人謝曰何敢彥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木盧
氏吾少以剛勁聞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許
悟之時皆謂我爲侵許因名之其後適野遇仇家擊斃
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藥術嘗侍秦醫之職

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卽假手於吾後以年老力衰
止欲以我爲折腰吏吾固辭免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
爲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俱然我自擯棄常思吾舅
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問我我得以語平
生事幸何甚哉語罷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
陶唐之官受姓於姚曾者與子孫以字爲氏故爲曾氏
焉我其後也吾早從萊侯居推署之職職當要熱素以
褊躁又常負氣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因而解
去蓋吾忠州之罪我自棄置處塵土之間且有年矣甘

同瓦礫豈敢他望乎然自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正雖鼎鑊不避其危關人之急必赴湯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囚繫余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迨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二人見之若有所懼卽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爲怪耳彥奇其才且異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謂曾元者豈非甌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甌字也名元者蓋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其義在矣甲侵許者豈非鐵杵乎且以午木是杵

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辨其杵字乎名侵許者蓋反其語爲金截以截附金是鐵字也總而辯焉得非甌及鐵杵耶明日卽命窮其跡果於朽壤中得一杵而鐵者又一甌自中分蓋用之餘者彥大異之盡符其解也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焚其書隱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旦屈伸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偻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粒吸

宣寧志 二集
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卽還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費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興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明力愈壯、貌愈少、髮之禿者盡黦、然而長矣、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得餌仙藥乎、何

神氣清悟如是、道士因診其脉、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入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所在、

東洛有故宅、其堂奧軒敞、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常欲買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

使盡止于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
夜將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即問之應聲曰柳將軍遣奉
書於盧侍御處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
書者點畫纖然處命從吏祝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
堂奧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
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既不懼吾
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既畢其書飄
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
史已而有大鴈至身長數十尋立庭手執一瓢其從吏

卽引滿而發中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
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胸厲驚
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處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見
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處伐其薪
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構堂室於屋瓦下得
一瓢長約丈餘有矢貫其柄卽將軍所執之瓢也
元和初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
居有臺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
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

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子見臨也願得少留以待談笑旣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

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卽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卽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譚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間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

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旣而謂雲曰：吾輩爲蔡公鄴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尙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

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梁瓌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瓌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裝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瓌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卽命席坐庭中。白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童曰

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通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况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咏秋月步兵卽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環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沈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旣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頌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來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與吾何

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歌以送長史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卽歌之清吟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曲旣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卽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環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環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環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環因怒叱之

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之矢所在而盃盤亦亡見矣。爰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即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也。

太和中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敬之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皇帝遊月宮事因相與嘆曰吾輩摩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嘗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爲明

則妄矣因命虛一室鑿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筯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此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曠响仰而視之即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尙昏晦食頃方如初。

宣室志終

